

北 部 第 二 劇 場 請 看 文 武 好 戲

大 劇 場 京 班 日 夜 戲 後 接 映 影 戲 各 兩 點 鐘

◀ 作傑手拿演准全點一十至點七戲夜 ▶

◀ 作傑手拿演准全點五至點一戲日 ▶

部) 釀社 社 (笑) 扇金笑 鳳金描 丹

五、林 鳳 吟 文 已 就 並

請看
(三足商羊)
在北博物院內
(不另取資)

一月期右高	一八・五〇	一月期右低	一八・五七
一月期右低	一七・七四	一月期右高	一八・一七
● 富買電			
月期	昨日價		今日價
五月期	三一五		
一月期	四二五		
五月期	四七三		
● 金融消息			
大條	三十五辦士七二五		
先令	三先令一辦士七五		
車匯	六錢三分二五		
美金	七十六元二五		
標金	三百十六兩八錢		
銀圓	七錢二分八八七五		
銀折	七分		
法匯	九百四十元		
香港	七錢二五		
印度	二百七十二羅比		
噶喇	二百十一元		

●他倒我不倒

●男女之分別（續）

(十一)改過之分別

難。男人有過易於察覺而悔改之。女人有過往狂狷於故見。不肯許察。雖有人從旁規勸。仍信以爲是。而不自知其非也。

(十二)仁義之分別 男人尚義氣。凡事以公平正直爲主。女人尚仁心。凡事以慈悲哀矜爲主。

(十三)過失之分別 男人之過。在于太過者多。或由於暴虐嗜烟吸酒。講辯皆以太過貽羞。奸朋鬪皆以暴虐致禍。女人之過。在於見小妒忌。虛致禍。女人之過。在於見小妒忌。虛致禍。

(未完)

●胎異(五)

余居吳門時。左鄰爲方姓。晚之婦。城人也。與余共事。時相過從。其婦素以織繅稱。貌亦絕美。與內子最契。忽一夜。聞牆門聲甚厲。余大疑。急呼家人起。隔扉訊之。少頃。已將產矣。家主莫知所以。特請太乙來降一臨。以視其竟也。余聞促內子起。往視。及曉內子始歸。連呼怪事。余急訊之。內子云。古婦所產者非人。色白面方。形似

筆記

●金粟山房隨筆（箱尸）

▲胎異（四）

休寓于姓婦。產白玉貓一雙。大若五鼠。潔淨可愛。且日光閃閃。可及國家佳視。咸謂異名其妙云。

異產事。古今時有所聞。而絕無專門之學。闡明其理。寧非憾事。近今博物大家。亦不聞有

專治花柳毒門
無驗一切男女下體
生瘡白濁
小使便
淋瀝
穿
四門瘰癧
喉爛
久積
均用新藥內服外洗
對症可出立保單限日
斷根
六零六針
每針
五元至十元包無痛苦
本院以道德名譽為
重故治病周詳收費
廉而貧病特加體恤
小洋五元四角所上
海民路四明公所
院長趙廷鑑醫學士

新世界樓友會移在南部三層樓大書塲旁邊此啓

三邱 一南北三弦
八拉戲三鼓
拉聘 彈彈戲笑話
拉聘 拉雙簧喜慶
戲卿 三堂會定期
樣不誤

十齣 每日午後在新世界
部自由廳旁邊設硯
書另有潤格當面取
此佈

● 用心的憑據

頑童某。游戲過度。飲食日減。其父問道。你讀書不見用心。何故食到減少了。頑童道。你說我不用心。我到都放在肚子裏。其父怒道。你得罪我。顏面道。這有憑據的。其父道。憑據在那裏。頑童道。你不是見我飲食減少麼。皆因肚子裏藏滿了所讀的書本。那還有空的地方。去放每天三次的飯呢。這不是用心的憑據麼。

（張孝蘭）

不得其解。觀龍潭洞口。漁人打獵。豈形容艱難詞口。漁人打獵乎。然如此之由驟風狂。亦難爲者。漁人矣。賄雲爲此言。或猶不解。因互相傳文。俾公談事以述之。日文達人酌。俟聞說笑話以消。某父謂有小說送姊丈者。風狂。因通之。好事者作詩咏其事。曰。小娘今夜最多情。手執紅燈。我行。忽被狂風來撲滅。衆咸叩之。文達曰。吾得之矣。衆叩之。平天夫人平。七字傳神。

雜評

●鼓詞界之回顧

▲白銀寶 (寄聲)

白銀寶京韻鼓娘中之翹楚者。其技藝已到爐火純清之候。每唱一齣。表情周密。手眼具到。加以聲調清逸。玉潤珠圓。一字一板。皆不輕懈。能令聽者十分酣飽。唱反調尤覺可聆。殆如文家新輪老手。偶一落筆。自能超空而行。斷非尋常者流。所能摩擬。其獨到處。尤以轉緊板時。字字明亮。毫無含糊之病。不知其奇跡何所矣。風聞此輩已嫁商人。恐此後不能再聆其雅奏矣。

許。船進西後門。二旁島嶼。如

不然而。俟有緣。請小老虎作給
看可也。

遊記

●普陀遊記 (吳景青)

二十七日晨四時。天天大霧。船偶沙灘。開倒車。停約十分鐘左右即前行。五時天微明。同學陸嶺咸以一觀海面為快。時船已抵海境。羣島兀立。遠望如雲霧。此絳水青山。與晨光相滲濛。此絳水。誠不可以筆墨形容。時天轉雨為晴。同學咸相慶不已。六時。船進西後門。二旁島嶼。如

詩話

滑稽詩話 (附宋)

▲半仄仄仄半平

小老虎先生。一首打油詩。用了三個半平仄仄仄。自謂別開生面。

五十鈴。舟抵定海。登岸。謁東廟。廟在鎮之東隅。據高臨下。勢宏壯。南望則白浪滔天。高嶼立。北視則全城景景。一覽無餘。係新建。屋宇纍然。人人其中。有脫俗之概。內供東嶽帝。並祀

所見明。豈不待
尸識。

退省齋隨筆 (劍虹)

▲僞道道人

又徐葆誠。世居東洞庭後山。謂風風俗。每逢新正。鄉間有所謂賽會者。羣相爭出。形頗熱鬧。年元青節。四社集會於前山。後與友三人。特往觀賞焉。自徐前山。約念餘里。中間三嶺。清起足。未午卽至。至時鑼鼓喧闐。遊客如雲。顏頗一時之盛。傍晚

須先轉其兩臂。差防外事也。衆然其說。未幾。彼枝物果又追蹤至。至則呆立不言。衆乃上前。力反其臂。命前言者縛而負之上行。空剩頽頽。不勝受苦。將抵後山。覺所背愈覺沉重。少婦忽曰。余家將至。請釋余行。負者不允。少婦作怪聲曰。汝真不見。請汝視余面。負者點視。見其面頰頗紫而色。變灰色。時同行者。袖離衣不

各醺醺半醉。及起程

王與夫笑曰。比至坳子。遂一漢笑婦曰。自松林內徐徐出。曰。君等其回後山乎。請少待。負金歸。余亦居家後山者也。同中以徐君飲最少。他三人則過之。且若好漁色。今驟聞女子喚聲。躍躍雲外。頗趣前。則少婦已停路。時相距僅數武。徐君首見婦面。察其兩眼珠。均呈碧色。有異。亟呼歎。前三人曰。看。是何。前行者陸聞斯語。驚立不進。再細視其狀。不覺大下。於是相率向叢林中狂奔。思尋下嶺。偶回行。則適見之少婦追蹤至。其首甚。乃以雙足并代步。故殊速。徐君等懼甚。恐及爲所害。乃繞徑復往嶺上刺。鳳毛麟角。言動物之以少爲貴。已變成一朽木棺蓋矣。時雞已罷曉。村人咸繹繹而出而問之。羣家。乃始揭蓋放下。鄰人聞之。抵來爭視。識者謂此係偶屍所變。棺蓋中。必有形似紫血塊之物在。以斧劈之。果如所言。後以棺蓋付火焚之。則臭氣觸鼻。猶隱聞眼珠之聲云。(世事係徐君親見者。故錄之於此。以實吾退省齋隨筆創註)

小傳

鳳寄生別解 (燕子)

鳳鳴於岐山。而周室衰八百年之基。歌鳳於接輿。而孔聖受楚狂之激刺。鳳毛麟角。言動物之以少爲貴。

較難之故也。時奔

竟注下。履者有之。碎師者關濁世。下筆如有神助。今歲真辦之。至是微服。復相率穿林隱壁。吳定策。未及半載。斐然可觀。其真如。誼。誼少婦又追至。中有年稍長。舉阿霞。三日而當刮日相看者。乃對衆曰。『吾輩毋且疲。而。有以異乎。無以卑乎。別又風寄。子物猶尾追不已。若不籌策對付生者。猶喻彩鳳寄跡荆棘。而自慨。

德國醫學博士福來納
Dr. F. Franek M.D. 號一廿路京南所診
患花柳白濁或皮膚病者鑒

西醫 吳玉孫
醫治淋濁包愈血精大洋一元
馬路福裕里德堯電話中央六二五〇

德國醫科大學教授
西國人在彼國有年
今受同德醫學校之聘
來華充當花柳白濁及
患此症者其因與將所
藥所治由德國最新注
意法醫治對於珍珍愈
意是從廉務祈 各界注
意是幸

時間 上午十一點至下午四點
點至下午一點
特請楊子善君為翻譯
以便觀者

西醫 吳玉孫
醫治淋濁包愈血精大洋一元
馬路福裕里德堯電話中央六二五〇

已成人形能唱歌
在北部跑驢場旁

離聖等像。既出。返而

時午鐘。抵普陀。輪泊江中。屢舫四。分載登岸。岸上建有牌樓。係無爲陳性良捐資獨築。上有徐昌題額曰：同登彼岸。黎元拔鴻。呂超額曰：金蓮覺路。白晝一枝香。檢者修毛聳聳的辮子。皮內別凸。我遂往。旁有江朝宗王禹夏月珊題聯：建築宏壯，誠足以顯佛地。拖鞋。楨扇縮頸。純乎是個鴉片烟鬼的樣兒。難爲他還生心得一條惺惺。我見了暗暗嘆氣。心想這種人。上書一紙直入建築大意。陳君安逃善士陳性良。費五萬餘金。修建也不放。只恐刺殺了。巡捕房要我

行登岸。整理行李畢

有。經白華庵御碑亭而抵前寺。我這頭約三里。前寺一名普濟寺。距時天微雨。熱。至寺中等之。即用手膳。普院爲佛家所居地。故無單脫。米糲菜淡。不甚適口。同學有自溫飽罐頭食品者。至此便。二時出發。作諸名地游。

小 說

滑稽小說 鹹肉莊歷險記 (續)

(瘦菊獻筆)

當時我也不敢懈怠。慌忙抱住那娘說。請問你。這裏是不是可以喚

說。如此樣上請坐罷。我雖然有些怕他。不過既然來了。冒險也得冒險。故此硬硬頭皮。隨他上去。一到樓上。又彷彿前夜到的那個大旅館一般。前後左右。都是房間。老四指引我到客室正中的一間房內坐了。看擺設雖不十分華麗。然而已比我們鄉下的考究多咧。當中一張大鐵床。銅欄杆上。還搭着兩塊毛巾。大約是預備揩臉用的。靠牆一張黑木梳妝檯。鏡子已破了一角。中間放一座白鴨絨。都有簪托不動。鏡旁邊四隻茶杯。然而簪托對面。一邊外國衣櫃。旁邊一隻中國式鑲玻璃的面盤架子。床橫頭一

「下身一打量。」笑道。

第一次來外面找阿媽。若是來一張四仙票，兩旁一對掌櫃的，必定不放任在門外照這許多石上面有一張戲單，我坐定了，想想天啊！奶奶揀味一笑說：這樣你諸誰家班子做的什麼戲。豈知一看之後，一面請了兩聲兒。只候。原來不是戲單，却是一張包圍鏡樓上燒過一燈籠。險些的把毒門的傳單。不知你染了毒，就可說靈兒飛去半天。及至下樓一石在這裏的。（恐怕你染了毒，就可

云。寄語東風好抬舉

風樓。似爲沈子冰也。沈子解
詠不以斯言爲河漢也。

軼事

新話

●新婚苦樂（老李）
片孫回去做親，統共八天。他便出
來了。還要他假雪清，說新婚苦。
我想他真是言不由衷了。依我看來
他這個裏頭的樂趣，在這八天裏

○月再一區○即近粘

姊妹。真個魂入巫夢矣。

諸著

代華府秋香寄唐伯虎尺一墮

（飯牛翁）

絕。文祝辭稱。相爺與老夫人樹西樓。常開美說江南第一風子。小婢子謂從來才子。必多色色。人之鍾情者。果爲才子。終讓桃花。先生家住塢裏。賦嬌嫣然。簪宅種桃花。後房置桃花之姬。築桃花仙。桃花仙人。看桃花。臥桃花

是他似家人做親般的。要他裏說的。教這閉房之樂不啻嗎。他文裏說的。苦。無非是磕頭苦。這極事。也不過做做臨時磕頭罷了。然而以後他對於他夫人的種種。也難免常常要做做踏板。這纔是真的苦呢。芹孫前天在新世界被我遇着了。我見他滿面春風的譚論着。我問他新夫人怎麼樣。他說。我也說不出怎麼人了。（此語大可細味）當時我要求他見一見。他答應明晚上領至新世界見面。我到了明天。便預備了一份見面錢。想要會會見見。誰知我在新世界等了半天。再也不見他們來。沒有甚麼興趣。所以在這幾天內。仔細想來。大約他們因這八日夜夜遛馬。呵呵。那麼一來。芹

眞桃花星人命耶。憶

不謂先生狂於奇誕。到底歸綿
管我呢。

笑

林

印桂香女醫士新發明
(丁頭癩疥瘡藥水)

止時四至一時一日
濟金不礙四北來者
也雖外驗里西可查
佈以取千致路請元每莫病思多專

敵勁柳花 治逢江
發博明士

別中一非故角洗切各外白使除下翼片年
折失二非毒白瘡毒神專如角虛枯推常每
三四每毒毒瘡毒神專如角虛枯推常每
備八號益治無毒凡益神淋痛藥癢狂症五
有四正一散生下白帶漏木根友一淋之
詳裝一元切散疽疔元無常痛無銀一元十
章四治總慈外兼積痘紅元艇此及專專內含
索大學行治惡瘡女婦白淋久渴久防效解
寄世所生硬臭女婦白淋久渴久防效解
批公海去肌府軟水及無男赤白濁淋傷膏青
寄世所生硬臭女婦白淋久渴久防效解
批公海去肌府軟水及無男赤白濁淋傷膏青
寄世所生硬臭女婦白淋久渴久防效解
批公海去肌府軟水及無男赤白濁淋傷膏青

這位醫家了)。

第五卷
第五回

(續) (瘦蘭譯)

▲第五章

立於其夫之側。若泥其護衛。
嗟呀。蒼蒼者天。使其一旦盡
蘊。則其傷心又當何如耶。胡
詳言之。爲狀至舒。其言曰。
此舉。即於辭去之日發生。翌
語報端。甚詳細。顧我等又安
爲馬蘭女士耶。此女誠可憫矣
去之時。吾猶憶其神思恍惚。

從前。般無智識女子。每欲乃母養
足。以飾美觀。此時時變源南行。
號陶痛哭。不忍惡聞。行走蹣跚。
受却無限苦楚。天然原生。把骨折
斷。真可惜。

富翁出巨資。購得古董花瓶。供陳
客室。當擺設拂拭時。偶一不慎。
將瓶跌碎。真可惜。

良家婦女。熟趨時裝。比屆冬令。
效着妓女旗袍。混雜其間。無所分
別。真可惜。

態度尙鎮靜。惟其行李

晨携去。雖千害亦勿道。人亦
居址。吾以爲使其遺一物於吾
國。則早知其爲誰矣。凡此種種
無關於右君。其所急欲知者。
何以能識克林福達村牧師之女
羅賽氏馬蘭女師其人乎。設不
陶氏之心田清淨。則今羅安逸
後其將如何耶。

(未完)

拾

●致晴雲

長券已出。請來取。

(鑑良)

●致麗天

有要事面商。請來。

(鑑良)

通

訊

好好吾國領土。被某國藉端侵佔。
國權喪失。受盡恥辱。真可惜。
童伶幼時。歌喉脆亮。每一高歌。
傾倒四座。比及發育時。忽而倒倉。
致聲音沙啞如破竹。真可惜。

頭真開心。拆餅頭不

不開心。不開
心。不開。
心。不開。
心。不開。
心。不開。
心。不開。
心。不開。

沈鑑良啟事

鄙人患口疾其劇《雲風雪緣》小說判書數天。俟稍愈，即當振楫。因有語告於余者。特以告焉。祈諒之。（沈鑑良啟）